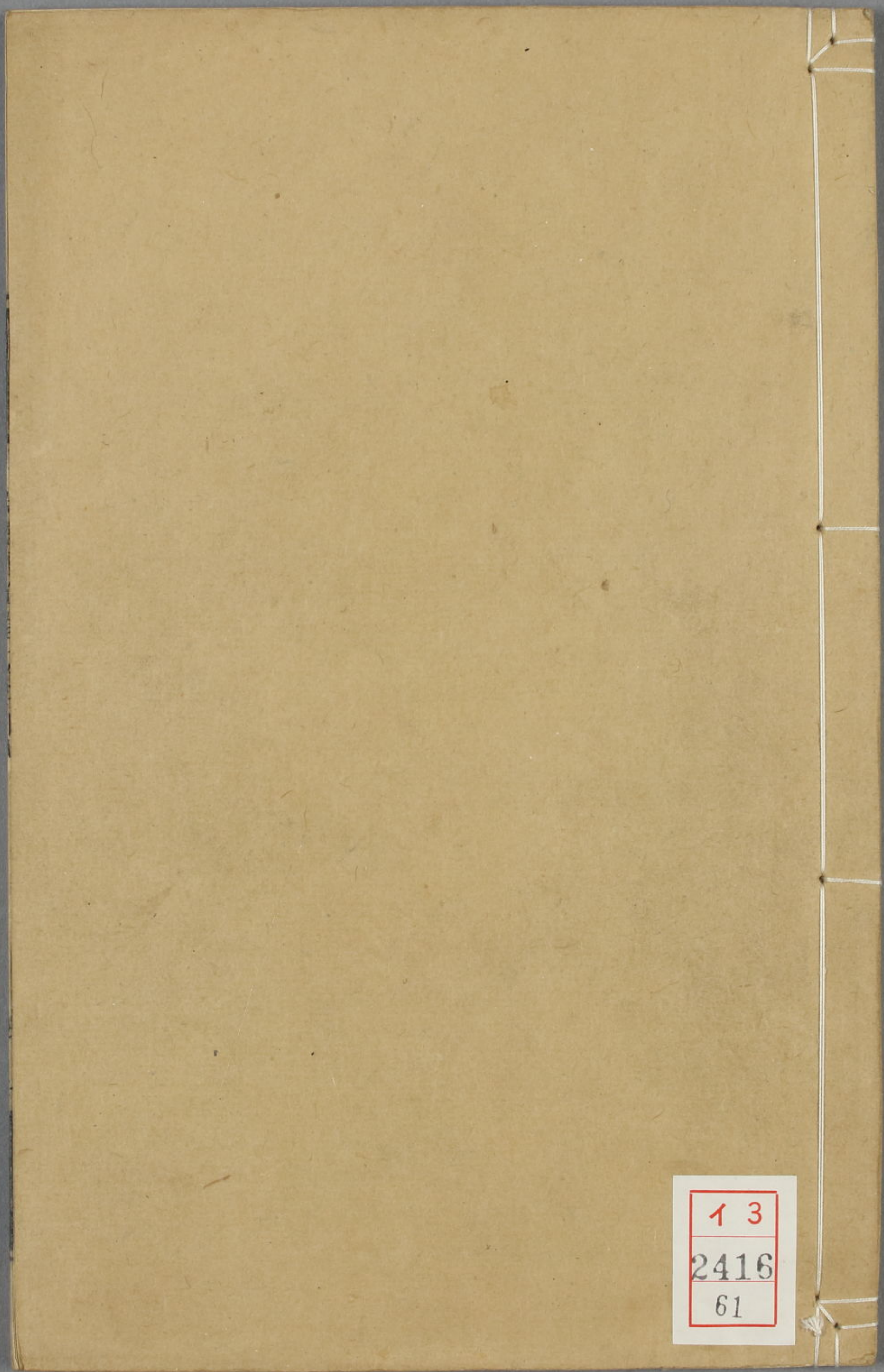




1 3
2416
61



13
2416
61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半澤文庫

政術部六 德感 公正

德感一

原縣獨不雹 鄒獨無災 東觀漢記韓稜為下邳令會稽鄭弘為鄒縣令

化及鳥獸 山無豺狼 後漢魯恭為中牟蝗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

記王業為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荆州刺史 荆州三虎 日南雙鴈 荆州白虎三頭

增箱乘馬

答泥龍

冊府元龜曰周徐台符晉末為翰

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露宿草中雖胡騎連羣經

其左右而馬若藉其口然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人以

為積善之所感也又曰周李元懿為青州北獲甘

澤生魯穀冊府元龜曰田仁會永徽初為郢州刺史

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獲甘雨百姓歌之曰

州刺史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曰馬燧為懷

收瘞暴骨去其煩苛日青暈月赤明政昇平則日

其秋界中生穰穀又曰政太平鱷魚盡徙蝗蟲不食

黃中而青暈又曰政太平鱷魚盡徙蝗蟲不食

則月多耀政頃平則亦明鱷魚盡徙蝗蟲不食

唐書曰韓愈遷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

西秋有鱷魚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愈令判

官泰濟以一豚一羊投湫水祝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

中秋水盡涸徙於西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冊府

元龜曰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放蛇歸牀飛蝗

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褒之

避境

齊書曰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膽可為藥有

里經宿還復故處愿更送遲明乃復歸蚺蛇膽下復送十

晉趙廣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詔廣考滿之後量留

避境故也竟免為害必當無患崇敬大曆中充

冊立新羅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急舟船壞漏舟人請

息竟免為害崇敬曰舟人幾百我何獨濟遂巡波濤稍

風濤暴起機師相顧失色希堯謂左右曰吾平生履行

不欺暗室天鑒豈無汝等但以鹿夾轂行虎低頭

我為托必當無患言訖而風止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

伏漢書曰鄭弘主簿黃國賀曰聞三公車旛畫象鹿明府

其為相乎錦繡萬花谷曰童恢為不其令民嘗為虎

所害獲二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若殺人是殺虎

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騰消亡樹

頭閉目其一鳴乳自奮遂放失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

木茂盛鄭康成箋詩曰螟螣之屬盛陽氣羸則生之今

政術部

續盤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德感

二

使自消亡又曰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萬堪

為宮物生於野竹書紀年曰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萬

至見效可信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禽陽之精也

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精畢至漢書李尋傳曰

朱草甘露醴泉焦氏易林曰瑞英朱草仁政得

為麒麟鵠為鳳凰論衡曰或時太平氣和慶為麒麟

必有常黃霸穎川集鳳凰秦彭山陽有麒麟漢書

類哉霸外寬內明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

仍有鳳凰麒麟嘉禾視明禮修而麟至思睿信立

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而虎擾春秋正義曰視明禮修而

德感二

原風不搖條博物志文王以子產治鄭蔡蔡不生

別傳云子產治鄭蔡蔡蔡不生天氣自正河上公注老子云

貫人君清淨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東郡太守久之原以身填堤波稍還却前漢王尊傳尊

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

壞吏民皆奔走尊旁立增鳳凰來舍政不暴鳳凰來

舍原張君為政桑無附枝詳德蝗不入密界後漢

詳縣去珠復還孟嘗為合浦令蝗不入茂陵益部

令為茂陵令天旱自責應時澍雨後漢書周暢為緱氏

蝗不入界德感

政術部州監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三

血云 **甘雨即降** 桂陽先賢傳云張喜為平興令天旱積柴自燒甘雨即降 **反風**

滅火 陳留者舊傳云劉昆為江陵令火災昆向天叩頭濡然下雨 **增萬物豐茂** 王逸

注楚辭云君賢臣忠政令大 **原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

中則品庶安寧萬物豐茂 **原甘雨輒澍** 謝承後漢書曰百里

州刺史 **蟲飛不集** 謝承後漢書曰謝夷吾為壽張令

薦食五穀過壽 **增構火自焚**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張界飛逝不集 **增構火自焚** 儒仕郡為五官掾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雨無降輔乃自暴庭中

積薪柴聚茅以自環構火將自焚未及日中布天雲

晦合須臾澍 **原蝗蟲消死** 為無錫令何敞 **增東先生**

通神明 潛確類書云東晉為廣陽郡累年大旱哲請雨

原積薪自焚火起而雨 濟北先賢傳云戴封為西華令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戴封為西華令 **請以身禱雨下滂沛** 公北海先賢傳云

德感三

政術部

開盤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德感

四

令界有螟蟲請以身禱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鳥垂

同雲四集雨下滂沛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鳥垂

龍騰舉飛雲觸石雨人在上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鳥垂

冥符故稱比屋可封萬物斯覩 **增萬物斯覩** 隋書云陽鳥垂

至德之萌五 **蠶一年四熟**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

星若貫珠 **蠶一年四熟** 冊府元龜云唐尹思貞為

四熟者黜陟使路敬潛至州見繭 **風濤開霽** 又云上

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 **風濤開霽** 又云上

與張亮交遊已義負前修長鯨擊水天吳覆舟如因忠獲

累以孝見尤四維霧廓千甲安流時 **鸛鵲食蝗** 又云

當盛夏風壽毒蒸既而開霽南渡 **鸛鵲食蝗** 又云

益乾祐初為開封尹時揚武雍丘襄邑蝗 **嘉禾者仁**

益遣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為鸛鵲聚食 **嘉禾者仁**

卉也 **嘉禾者仁**

文則同穎 **嘉禾者仁**

而異本 **嘉禾者仁**

增詩唐鄭畋麥穗兩岐詩曰睭慮憂千畝嘉苗薦兩岐如雲方表盛成穗忽標奇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謳謠連上苑化日遍平陂史冊書堪重丹青畫更宜願依連理樹俱作萬年枝 明王問大司馬統師至姑蘇久早霖雨適降詩曰方召佐周宣王師動以天式瞻靈雨降恪在福星前殺氣窮桑海華滋潤芋田山農有謠頌應並凱歌傳

增賦唐李程日五色賦曰德動天鑒祥開日華守三光而效祉彰五色而可嘉驗瑞典之所應知淳風之不遐稟以陽精體乾爻於君位昭夫土德表王氣於皇家

錢起泰階六符賦曰考星象之躔次探瑞氣之奧源得泰階於前史總六符以爲言旣出沒以候君德又熒煌以麗乾元爾其祥德而發觀瑞而明德正則正俗平則平何君王之播理俾品物以咸亨配兩曜以齊美非衆宿之敢爭豈比夫聚彼德星頴上賢人所感托於箕尾巖間傳說之精 石岑海水不揚波賦曰唐興百三十有四載湛恩溢乎荒外倬五曜之在天奄六合而成大赫吾君之光贊敷至道而允泰八狄窮陬而盡懽九夷無遠而不會則成周之德未足雙越裳之來今至再是以四海盡鏡九瀛涵影寫合璧之祥光湛連珠之瑞景

湛兮恒清晏兮砥平泊乎無情蕩乎難名如君之道酌
焉而不竭象君之德注焉而不盈所謂皇得一則政能
貞海得一則波不驚 潘炎嘉禾合穗賦曰天祚明德
兮降之嘉生案彼靈篇兮莫之與京脉震土膏且分苗
於南畝駟臨天漢爰合穗以西成當元后之歷試表休
徵於太平不莠不稂實堅實阜引薰風於和氣承湛露
於蒼昊生非百里驗管仲之虛詞出異崑山自我皇之
所寶唐叔得之而合穎周成得之以充箱雙米一稔稱
之表異孤莖六穗頌以非常今也尤盛居然允臧轉風
而屢騰佳氣就日而交見祥光 四靈賦曰於惟睨人

志氣如神百物自化四靈薦臻夫其時然後動動而斯
中叶休明之德邁川岳之貢負圖騰大河之龍銜詔引
丹穴之鳳介蟲稱長將開輿以應期肉角爲仁示有武
而不用非夫天子睿哲黎元底寧惠化廣被品物流形
則何能光有九土克擾四靈

增頌明宋濂膏露頌曰上帝降康甘露之灑於粲其英
布於下方其祥伊何靈氣孔多有甘者液載仁惟澤天
地相合鴻休翕聚厭厭浥浥紛紛密密如卿之雲如景
之星如日之垂輪冲和氤氲以文我太平

增行狀

唐楊炯中書令汾陰公薛振行狀曰在饒州六

政術部

訓監類稿卷一百二十七

德感

年以仁明馭下鄱陽北岡上忽生芝草一株郡人以爲仁政所感共起一舍號曰芝亭

增傳明陳敬宗尚書王文安公傳曰公諱英字時彥上遣公賫香幣往祀南鎮以禳民癘時浙間久旱公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灌獻之夕雨止星見明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喜曰此侍郎雨也

增說唐韓愈猫相乳說曰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嗚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

者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旣畢家道乃行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

增記唐符載甘露記曰大唐壬午歲南陽張君宰上元之二年有甘露降於庭梧滾滾靄靄如雨非雨者數日縣大夫謙不敢自道其美胥徒洎邑之緇黃幼艾以狀聞於連帥連帥表奏於天子天子嘉之優詔寵答癸未歲復降於庭梧夏四月余自淮南罷去丞相府將假道以歸主人備勞餞之禮遂盛於杯器以示予予取前箸以嘗之即薰喉淬齒液不及咽而肺腑塗然矣夫天地

無私也至虛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若御物之心誠萬人之氣和爲祥雲也甘露也或御物之心淫萬人之氣寃爲繁霜也苦雨也動於此形於彼自開闢至於茲日無他理矣夫如是張君之政徭賦調歟倉廩實歟風俗厚歟人民樂歟不然則何嘉祥元貺鍾於邑也如此張君名集自

公正一

增史記汲黯傳曰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

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 冊府元龜曰竇懷靜貞觀中爲司農卿趙元楷爲司農少卿懷靜不悅元楷因官屬大集謂元楷曰如隋煬帝時竭四海以奉一人者司農須公矣方今眚人躬履清儉屈一人以安兆庶司農何用於公哉元楷赧然無以應 又曰狄仁傑爲豫州刺史初越王之亂宰相張光輔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應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詞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不戢兵鋒縱其暴橫

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如得上方斬馬劍
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 又曰唐紹博學善
三禮爲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中宗將拜南郊國子
祭酒祝欽明等希旨請皇后爲亞獻紹與博士蔣欽緒
固爭以爲不可 又曰吳兢開元中爲著作郎兼修史
時黃門侍郎張說因至史館讀則天實錄見論證對魏
元忠事乃謂兢曰劉五元即子修實錄論魏齊公事殊不
相假與說毒乎兢對曰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其人已
亡不可誣枉幽魂令相公有怪 又曰相里造代宗朝
爲戶部郎中永泰元年章敬皇后忌辰內侍魚朝恩置

齋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
造與侍御史李衍以正言折之衍辭直而強頗忤朝恩
遂罷會 又曰許孟容爲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
補弘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 韓愈順宗實
錄曰陽城爲諫議大夫正直時朝議朝夕相延齡城曰
脫以延齡爲相當以白麻壞之慟哭於庭 冊府元龜
曰蕭復字履初德宗建中四年拜吏部尚書平章事時
盧杞或對帝前奏議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
正帝愕然大驚 又曰裴胄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前使
李兼罷南昌軍千餘人收其資糧分爲月進胄至奏其

本末罷之 又曰馬璘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璘善其議竟使殺之 又曰李絳爲戶部侍郎嘗因次對穆宗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卿獨無何也絳曰將戶部獻入內藏是用官物以結私恩帝悚然益嘉其直 又曰裴度爲司徒中書令及薨文宗怪度無遺表家人進其草稿以未定儲位爲憂言不及於家事 又曰梁崔甦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嘗爲萬年令甦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書題皆賂遺中貴人甦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通刺不見甦謂曰郎中行止

鄙雜故未敢見 事文類聚曰寇萊公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遣人告冀公曰遭逢最久今出求一使相幸同年贊之公大驚曰將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豈可以此私干於人萊公不樂後上議準今出與一甚官公曰與一使相使當方面風采足以爲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制公在相府抑私遠嫌皆此類 問奇類林曰龜山先生言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啟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何用密啟人臣有密啟者非讒即佞臣嘗惡之豈可效尤 續問奇類林曰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去寇萊公

姓氏云逆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爲姦黨所誣遂令磨去問奇類林曰司馬光作通鑑至太宗之世忽有衣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頸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又曰劉摯拜御史神宗問卿從王安石學耶安石亟稱卿器識對曰臣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又曰神宗嘗對章惇稱章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

受謁又曰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常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唯伊川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又曰侍御史錢適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甚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子夜死適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旣歸復舉哀布敗適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弗子之譽續文獻通考曰天順四年會試以呂厲柯潛爲考試官取陳選第一舉人不中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不中謂賢亦怒遂鼓其說奏正其罪上疑之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考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於

部前

公正二

原惟官是視直道而行晉書崔洪傳洪州刺史

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代已為左丞銑後糾洪

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

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益部者舊傳云任昉

字文始遷司隸校尉杜門自守不與豪右交通傳云

是貴戚斂手由書法不隱為法受惡趙穿攻靈公

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不討賊非朝宣子曰不然

鳴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古之謂大乎孔子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謂大乎孔子曰董狐古

董狐奮筆劉噉索紙帝王世紀云周監二代禮文

孟受惡晉諸公贊云劉噉字長升為侍御史部尚書

郭彰呵噉我不敢截君角噉鵲色曰天子法官而索截

角彰何敢爾索紙筆奏之彰伏坐不敢與南史執簡

校衆人解而止噉嚴直之望間於內外

司隸舉節左傳齊太史書而死者二人其弑其君崔子殺之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而往聞既書矣乃還漢書

諸葛豐為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戚貴幸奢淫不奉

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收之詳司隸校尉

適逢章私出豐驛車舉節欲收之詳司隸校尉治皇

后家客鞭太子傳令後漢虞延為洛陽令是時陰氏

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榜二百者常為盜延收考

中丞鞭太子所崇上由吾奉正法豈笑而應之堂高由

道曲媚家人皇太子特見延請賜以清宴為檄召

鄧通奏請誅晁錯漢居上旁有急慢之禮嘉罷朝坐

府為檄召通至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禮嘉罷朝坐

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持節名通而謝丞相此

血不臣殿上大不敬當斬使持節名通而謝丞相此

吾弄臣君釋之又曰申屠嘉為丞相晁錯為內史貴

政術部

州監貢約卷二百二十七

公正

三

幸用事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
上皇堦垣也嘉間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晁

帶劍張陵奪之

桓譚鼓琴宋弘讓之

謝承後漢書曰

尚書初為梁冀弟所舉孝廉正月歲初百官朝賀冀

劍即治不恤王憲帶劍入省陵比冀入勅羽林虎賁賀冀

記曰宋弘劾奏罪譚才學洽聞其能幾及自伐也東觀漢

名給事中弘每宴譚輒令鼓琴聞其能幾及自伐也東觀漢

舉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聲弘聞之悔於薦

薦之者鄭聲以輔國雅故非忠臣而解狐薦讎謝安舉

今數進鄭聲以輔國雅故非忠臣而解狐薦讎謝安舉

親幸釋已也乃解狐薦讎謝安舉

汝公也汝能當之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

之故擁汝於盛朝廷求私怨不武良將可以鎖禦北安

乃以時符堅強盛中書郎郝超雖素與元不善聞而歎曰安

違眾舉親明也

范滂不署文學荀彧不可議郎

元不負舉才也

書云范滂不聽宗資署李頌文學資遷怒無功曹佐朱

零朱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答

或曰以君不當事不可以某為議郎耶或笑曰官者以表

才也若汝不任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人其謂我何鍾離意白周樹呂子明薦蔡遺鍾

意別傳云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

心恨中平意為功曹常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

守法果於從政行如玉石折而不撓請宜部職也服勤

志呂蒙傳云蒙字子明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

卒權問所用蒙意及豫章太守顧邵鍾離獨委臧珠

紀山不視眩玉諸尚書鍾離意為尚書上以臧珠賜羣臣

何也對曰陛下以臧珠賜忠臣故臣不受地明帝問委珠

曰巴郡陳紀山獨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王公

卿以京師紀山獨為司隸校尉嚴明正直西域獻眩王公

史以清方正稱晉書李膺為號為廉平為司徒長

奉觥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延資性忠貞云云欲獻延資於朝功曹郭云郭字君章於下

大坐慨然曰司正舉觥按延資性貪邪郭云郭字君章於下

勉命令邊迴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與諸葛亮皆

亮在尚有補復位之望也論者以亮卒嚴與諸葛亮皆

三賂遺曹騰無益州刺史公種焉於斜谷得其書奏太守因計

吏賂遺曹騰無益州刺史公種焉於斜谷得其書奏太守因計

并勅騰帝寢之無出獄候不謝在位薦有隙後漢

恨憤稱焉為能吏書霍捐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

字孟博嘗繫獄尚書霍捐理出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

公廷尉琳祁奚之願也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為廷尉琳祁奚之願也後漢喬元與陳琳有隙及在

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叔子不受謝用事大臣莫

主上雖未聰明亦不與通毗之子啟諫毗云毗正色曰

叔子不受謝私室也

感張說冊府元龜曰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孫萬

比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誑誤者求禮廷折

之曰賊散奏請族誅滄瀛等州百姓為誑誤者求禮廷折

禍於草澤然謂之切當又臣之謂先斬懿宗以謝河

北羣臣愕然謂之切當又臣之謂先斬懿宗以謝河

中張易之誣構魏元忠有順之宋璟為鳳閣舍人長安

令証之說將入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

多矣說感其言及入遂保明元若忠竟得免死楚守

正贊無忤冊府元龜曰大龜曰保明元若忠竟得免死楚守

宗夜召正及鄭覃入決事翌日御史中丞為宰相危疑之際

楚和與物無忤人若以私不為屈何見謝冊府元

勉為太常少卿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

政術部

自益貢白卷三自下七

公正

古

嗣業報

將至則盛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官魚朝恩為
 于勉勉曰盛觀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蒞職朝恩入監府吏請
 主禮朝恩聞而銜之又曰杜景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其
 時隆州司馬房嗣業除益州司馬除書未益州錄事參軍
 又鞭答僚吏時以威勝景州司馬除書未益州錄事參軍
 止錄事意與天通業荆州司馬竟不得視事人吏為之語
 益州司馬折威風令讓魏徵不從盧坦有言魏徵
 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曰
 徵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
 博讓徵且曰自今形迹不存不可遠避嫌疑遂招此謗帝令彥
 君臣路則邦義同興喪或存公道惟存形迹徵入奏曰臣聞
 附官得貴顯均為僕射自矜太常資治通鑑曰裴均素
 盧坦指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立中丞
 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望
 出二人先謁九廟中上疏曰臣竊見勢要之家併求

京職俊又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
 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帝從之
 冊府元龜曰顏真卿為尚書右丞代宗車駕自陝將還
 真卿請先謁五陵九廟而後還宮元載謂曰公所見雖
 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而前象先孤立陸贄

立爭太平御覽曰陸象先明皇先初為中書侍郎平
 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詣忠等伏誅象先獨免其難
 又曰陸贄德宗貞元中為相嘗自以少年入翰林蒙
 幸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恤其力不
 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不恤其力不

從令城不謁輔國西冊節度使監軍邊令城每事干仙
 芝芝多不從又曰韋倫肅宗乾元三年拜襄鄧等十
 州節度時李輔國用事倫不私謁輔國由是改秦州刺

史未嘗私謁不事新貴侍冊郎元龜曰楊綰為吏部
 政公卿多附托之綰清貞自守未嘗私謁又曰韓臯
 為尚書左丞時王叔文專政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重

政術部
 出盤頁白卷一百一十七
 公正

任嫉叔文之黨謂人 **不忘書過** **不合觀史** 冊府元
 曰吾不能事新貴人 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書朕
 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已其興勃焉有
 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又曰鄭朗為起居郎
 太和九年文宗御紫宸殿宰臣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
 將來一觀朗對曰臣執筆殿中既退帝命朗等適所記
 目為史臣聞自古帝王不合觀史 **親無所蹤** **壻安**
得有 冊府元龜曰唐張鎮州為舒州都督即其本邑也
 宴十日乃多市酒餽就望江舊宅盡召故人親戚與之酣
 歡今日已後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張鎮州與故人無
 所縱 續問奇類林曰陳執中作相有壻安得有差遣執中
 曰官職班自國家非臥房箱籠中物壻安得有差遣執中
 與 **不涉朋比** **不遣私屬** 冊府元龜曰王質文宗時
 厚而行已有素不涉朋比之譏 又曰相里金後唐同
 光初自羽林都虞候為沂州刺史凡部曲私屬將吏不
 遣涖州 **聚斂太急** **知人不明** 為西京教授官滿至
 邑之職

京師神宗問其兄安石秉政物議如 **喜歐陽修責**

高若訥 時公奇類林曰陳恭公素不喜歐陽修其知陳州

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公出知亳州公

當草制陳為首謂公不得其美詞至云杜門掃却善避權

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變陳公大驚喜曰

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 宋史歐陽修傳曰范仲淹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以爲當 **蘇頌一**

切罷 **仲方三疏奏** 冊府元龜曰蘇頌開元中知益州

鮮不以進類一切罷之 又曰張仲方為荆州刺史

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曰張仲方為荆州刺史

富貴非所願 **親戚不曾有** 劉氏爲后楊億曰真宗欲以

事畢真宗從容語曰卿與中宮近屬已擬卿差遣知否

綜變色作秦音啓陛下臣本是在宮中 **裴玠不交權倖**

府人出於孤寒不曾有親戚在宮中 **公正**

政術部 **開監頌** 卷一百一十七

羅貫不受請托

冊府元龜曰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

歷二鎮頗以清心為政不交權倖不務貢獻郭崇韜傳曰河南縣令羅貫為人強直頗為崇韜所知

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宋璟執奏月將袁高抗議盧杞府

元龜曰宋璟神龍中為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有章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宮掖將為禍患有司奏月

將大逆不道中宗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又曰袁高為給事中貞元元

年抗論盧杞是時德宗念杞必欲擢之宰相相賀數正直者獨高抗議者久之亦迴睨慮於是中外相賀數正直者貞

元迄今以復來則不見也餘人可盡戮乎問奇類高為第一

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者既退公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

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

節真可謂剛也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罪麟囚以大小使民十

二人付君併按欲盡斬之君不可曰逗遛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斬乎孔穎達

犯顏諫太子李朝隱正色叱宦官冊府元龜曰孔穎達每犯顏進諫乳母謂穎達曰太子成長何宜屢得面折

穎達對曰蒙國厚恩死無所報諍爭愈切又曰李朝隱為長安令有宦官于以非法朝隱

正色叱之仍繫于獄睿宗下制褒之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

公正三

原堯舜至公呂氏春秋云堯有子十人不與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太子嗜魚太公弗與賈誼新書云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

曰禮鮑魚能正其志周易明夷象辭曰內難正直

政術部

順事毛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箋曰退食減饌也自從也從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蛇仲山甫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毛詩燕民篇云惟仲山甫

之貌孤寡不靖共又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原無偏

無黨以公滅私民其允懷正而不譎齊桓

子辭茵席之臣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對

服裘對曰臣非君陳完辭未小其夜奔齊齊侯使為

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又晏子春秋云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其晝未卜

子辭曰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不以私事害公義說

公曰善舉酒祭之再拜而出云晉文公問於舅犯曰誰可使為西河守者對曰虞子

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對曰虞子

之讎也羔見舅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舅犯曰薦子

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可去矣

顧吾射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左傳楚子田孟諸宋

子也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父之無畏為左司馬

令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注云孟田獵

陳正色立朝春秋公羊傳云宋華督殺殤公孔父生

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孔父正色

而立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者故孔父可謂義形

於色行公去私惡管子春秋曰桓公行私阿所愛用

矣豎刁而蟲沒齒無怨論語奪伯氏邑楊干亂行魏

絳戮其僕春秋傳云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

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對曰絳無二志事君

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絳至

趙孟干行獻子戮之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

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吾故以

是觀汝汝勉之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

政術部崇監類函卷一百一十七公正

也而中知 虞兵干法叔敖戮之 說苑楚令尹虞丘子

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為令尹十年

矣國不加法獄訟不息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

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戮之從之虞丘子喜入言之王

也 公直無私 呂氏春秋云石奢者公直無私楚昭王

王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忠乃伏劍而死 無所阿避 史記石奢

枉法不可謂忠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荆人遺弓有遺弓不

相也堅正廉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荆人遺弓有遺弓不

直無所阿避 老聃至公 呂氏春秋云荆人遺弓有遺弓不

何索焉孔子聞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則至公也 不賞私勞

不罰私怨 左傳仲尼曰周任有言為 周公殺管叔 傳

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產咨于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則利行之

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

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杜預注曰太叔游楚

王兄弟也元敵也蔡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

放也吉太叔名也 叔向數叔魚 左傳仲尼曰叔向

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木 治化之本德

教之基 應厚哭州將箋云夫叔魚之惡不為木 治化之本德

解狐之賢也叔向數叔魚之惡不為木 治化之本德

崇世教經乎百王歷乎盛衰其義不改也 荆王不朝

保申跪而加笞 說苑文王三月不返得丹之狗箇路之增啖

聽朝作申諫曰先王卜以三月不返得丹之狗箇路之增啖

此者 齊桓公相管仲 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

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

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宿汝即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

射鉤而使管仲相若易之 子文公心致族廷理苑

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聞而釋之子文名

之與吾生無義不若吾死遂致其族
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之
丘子舉孫叔敖為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
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
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則戮而不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
善左傳晉國平公曰夫子之賜而不好不廢過惡不去
對曰私讐不及公好昭子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
過惡曰私讐不及公好昭子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
為比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曰午也可是使祁奚為中尉
侯曰孰可以代之祁奚曰赤也可是使祁奚為中尉
羊舌赤佐之君謂祁奚曰赤也可是使祁奚為中尉
諛立其子不為比公正無私君子之家語澹臺滅明有
貌望然其才不為黨孔子之公平無私者順道而行直
而安肆志不為危激行先國家後私讐史記蕭相如拜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頗曰相如素賤我必辱之相如每朝常
稱疾出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讓之相如曰吾念秦不加
兵於趙者徒以我兩人在耳今兩虎並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
負荆至門謝罪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
卒為刎頸之交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
其子殺秦惠王曰先生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賜而令吏勿誅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王雖已
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呂氏春秋云墨者
天下必先公呂氏春秋曰昔先王之王天下也必先
志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不以義者失之不以義者
之立也出於公故其得之不以義者失之不以義者
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治天下當無私
民之主不阿一人曰上志古記也治天下當無私
又曰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通乎性命之情者
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絮非
愛絮也清有餘也節乎已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為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政術部

呂氏春秋云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燭四時無私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矣古之公也篤今之公也薄不私其身不外其民

外其民故曰百姓之富猶身也陳平為社宰里老善之食甚均里長相世家云陳平為宰分肉

分眾人皆喜史記長安傳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為人皆喜曰無傷也日碑殺弄子漢書金日碑傳曰碑子

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不避貴戚史記尹齊以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為廉武使督盜賊所

來謝絕不復通來謝安世以為舉賢達能豈有所薦其人絕弗復案太后外孫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與通

成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王駿奏匡衡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漢書王駿傳云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

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王根三世據權五將秉政根行貪邪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不思報國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上遣根就公法不阿親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國免况為庶人

公門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不可干以公舉賢則不言貨利當公法則不阿親戚奉不可干以私漢書云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與

翁歸語終日不故見其邑子兩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亭長白奴鄧弘賞之東觀漢記鄧弘傳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

曰健直不吐剛而諂上不茹柔而黷下漢陽太守銘當然濟殊俗云云志在奉公前漢蓋饒寬為人剛公

政術部制監領約卷一百一十七公正

正不私前漢朱邑為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常無私於

上均恩澤於下劉向諫成帝云聖人即天地以耀物常無私於上均恩澤於下協和萬邦蒸民

無怨用能隆興無怨用能隆興太子賂遺鄭眾不受後漢鄭眾字仲師建武中

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及虎賁中郎將梁松以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之以爲刺殺將軍謂諸將曰吾舍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矣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明經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詔典喪禮時承王莽之亂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離止同席熹乃正色橫劍殿仲師建武中仲師建武中

執法守正東觀漢記云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車

駕故收送獄詔書遣匡匡自繫獄吳良上言信陽侯驕

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隲詔出

丘長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吳良字大義

橡吏入賀門下橡王望舉鵬上壽詔稱太守功德良於

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

賜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無所屈撓後漢申屠

功曹良取以言受進終不肯謁無所屈撓後漢申屠

令嘗謂直言不避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爲司隸校

無所屈撓不避強禦後漢書鮑永傳永爲司隸校

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閎

戚目宜斂手以避二鮑不畏豪族謝承後漢書王閎

公選少爲小吏慷慨有大節爲冀州刺史冀人強悍又

多豪傑閎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

書不畏豪族號飲者私恩案者公法冀州刺史詳刺

史以清減責辭疾不聽後漢宦者傳云刺史二千石

至二三千萬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

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

政術部崇鑑錄卷一百二十七公正

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詣謝不見後漢蓋勳初為漢陽刺史時武威太守貪橫從事蘇
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鵠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
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鵠曰貪鷹欲驚而烹之何哉鵠從
之不殺正和正和諫勳不見曰
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
汝南先賢傳云黃浮為濮陽令同時子為市掾犯罪當
死一郡望浮為主浮曰周公誅二弟石碯討其子今雖
同歲子所不能赦遂竟治之
不以私好害公義東觀漢記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
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
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
少實但私之以
言事無所依違東觀漢記第五倫傳
所依違孟玉亢直不恤其親風俗通曰樂安周糾
弟府亮與相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留宿糾亦自去
請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周孟玉欲
斃于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
市無阿枉後漢第五

倫為督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
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守梁冀遣人齎書有請托不通使者
以詐為謁蕃荅殺之左遷修武令
人囑書投不受私謁後漢楊震傳云震
之於水不受私謁公廉不受私謁
後漢樊準為州從事不通書記後漢王龔為太尉在
臨職公正不發私書
通州郡周澤收妻自劾後漢周澤為太常常臥病齋
書記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畢大怒收妻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請獄內自劾斷絕書屬後漢河東太守史弼被詔舉
預敕斷絕乃託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弼乃
不得通生乃託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弼乃
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
許無狀即日考殺之當朝正色會稽典錄云魏朗
功曹書佐功曹史吳翁被褻以加朝朗以表非臣服非
翁不敬救卒徹去府君嘉朗當朝正色有不撓之節遂
退翁以朗得屬託書一無所發魯國先賢傳云孔翊
代之也
政術部
月監負名卷二五十二
公正

水前庭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又益部耆舊傳云趙瑛字稚圭為青州刺史凡得屬託書於庭事置大器水悉投置水因書於令拒而不受續漢書袁安傳性清嚴不交異類為功曹奉檄謁從事從事因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拒而不受

不敢以私人謝承後漢書范滂傳云太守宗資署滂中常侍唐衡書屬宗資資執功曹西平李頌為鄉曲所

玷汚清朝不所爭者私情所陳者國事傳後漢書袁紹

審配二子為曹操所擒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

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不以私欲撓意略

曰荀彧折節侍王坐不累席致貨因市皆以挂辟魏

陳泰傳云泰字元伯為句奴中郎將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以挂之於辟及徵為尚書悉以還

之

吳質統事崔林不及奉箋

魏志崔林傳云文帝踐阼出林為幽州刺史中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箋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

棄此州如脫屣寧當相累耶貴其公亮魏志崔琰初建未立太子臨淄侯植有才而愛太祖孤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植琰

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姓蜀志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者雖親必罰

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不作輕重稱不能為人作輕重

詳簿掾書言甘露鄭敬獨曰樹汁汝南先賢傳云新

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臺不悅因托疾

太守敕除道周規拒而不聽會稽典錄云周規為

陽徐祝二月行縣以草穢敕縣除道規以郎君升

危包咸遂杖二十府吳錄云包咸咸吳郡人黃府君署戶曹

咸責數之以春月不宜破卵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志

諸葛瑾傳云孫權遣瑾使蜀通好劉總天下當與天

下同心徐野民晉紀云劉弘字季和為荊州刺史上表

以弘一國與夏侯涉為之弘曰夫總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

乎平役均賦抑強扶弱賦王彪之臨會稽教云平役均

眾無冤直繩者枉木所憎清公者姦慝所讐抱朴子

云劉毅自表戒齋疾其妻出省劉毅自表戒齋實篇

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習鑿齒曰夫

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至平而邪者

生之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水鏡之所以窮物而無怨

剛正直繩校尉固辭不允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師

惴然正色朝雅然中郎乃力疾視事每剛正直繩立

正身率下晉諸公贊李膺為吏部尚陶丹責任子晉

陶丹了操任在武昌私遷視丹病丹遣人責之曰朝廷

見我為邊將取汝為臣而敢越法移李重傳云重字茂曾

也任公平而塞私謁遷王隱尚書吏部郎詢朝衆而抑爭

畢舉又特留心隱逸海內莫不歸心殺卿者刺史哭

弟者道將于寶晉紀云苟晞為兖州刺史從母有子坐

政術部

尚書頭約卷一百二十七

公正

重

死後哭之甚悲曰殺卿者充增願陛下慎之冊府元
 州刺史史哭第者苟道將也杜正倫為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謂侍臣朕每日常坐
 朝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
 於聖德願陛下慎之并州都督僚吏皆望風懼伏
 義琰獨挺持曲直勤甚禮之天朝舉朝謹事張易之兄弟驍驍不為禮元宗朝名璟則
 留守西京使內臣楊思勗驍驍往迎在塗竟不交一言思勗歸訴上
 差數良久上拒武三思
 封在貝州徵其賦璟拒而不與林云李昭德反周為唐之功不在狄仁傑下武承嗣為盛
 時朝士使洛陽王慶之率眾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一日慶之忤旨命昭德典杖昭德引示朝
 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有功為司刑寺丞時酷吏彌切
 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

公卿莫敢正言有功獨論奏曲直武后忤上得罪所
 厲色詰之有韓休為魏州刺史地有兩京之間駕在京甘心也
 及東都常休為支稅豪以納閑輿休曰為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為政
 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楊瑒為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檢校造金仙玉仙
 二觀移麟遊縣令徵所隱逆人資財以充觀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敢拒大夫之命
 所論為人冤抑不知計位高卑貞壯其命瑒曰人之術
 又云中宗時韋庶人上表請以年二十二為丁常國制書非及韋氏敗有司舉徵租調瑒曰韋庶人臨朝
 課恐非保人之術何獨於已役中男重徵丁又云孟簡為倉部負外郎屬順宗登極王叔文竊政為
 戶部侍郎簡為其屬獨中云趙宗儒為司勳負外領考功之而不
 敢退黜領考功事
 事定內外百吏考績黜陟公當無所畏避
 政功郎中妻老且醜
 宗幸奉天陳少遊悉令管內刺

史送妻子揚州以爲質萬福獨不肯送謂使者唯唯
 曰爲其白相公萬福妻老且醜不足煩相公寄
 不往其景苑詳注云京兆尹李實曰韋純與我同里素聞
 實明不往賀者至矣純居無違附衡爲門下侍郎武元
 章事宰相李吉甫李絳互以事理曲出付御史臺府
 元龜云孔戣爲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爲州將韋岳
 諶諶于本使監軍以圖不軌追至京師鞠於禁中戣奏
 曰刺史得罪合歸軍法司圖不軌追至京師鞠於禁中戣奏
 爲廣州刺史乃出付御史臺鞠問不合劾禁賣人口又曰
 賣南人爲奴婢戣不受南海者京師權要多托盧從史
 有賢佐韓愈墓銘云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戣
 蓋面頸發赤抑首伏將加害者數四直言生河朔間
 氣不敢出一言以對
 始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數四遇事不
 頗以逆順之理規正之師道將加害數四遇事不

回又云崔祐甫爲永平軍行不附李實又云楊於陵
 時李實爲京兆尹恃承恩寵於陵與給事中許孟容俱
 不附叶遂爲實媒孽孟容改太常少卿於陵改祕書少
 監風采動一時正帖云崔咸爲御史處謝絕楊國
 忠又云薛平父順爲奉天尉與楊國清正見知御覽
 云王及善爲內史雖無學均一貧富冊府元龜曰李
 術爲政以均一貧富扶弱抑杜宗語塞和中唐持爲渭
 強爲已任故所至輒理杜宗語塞和中唐持爲渭
 以南親戚託京兆府進士時京兆尹杜宗欲至輔相而四
 方無田園謹有古人之風遽此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
 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金五十兩正色待太后內侍
 又云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十兩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
 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間而器之至是
 政術部
 附錄賈島卷一百一十七
 公正

謂曰向者太后垂簾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職由此也默識范理續問奇類
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
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
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公默識之即薦陞德安郡守

公正四

增詩唐王炎行不由徑詩曰邪徑趨時捷端心惡此名
長衢貴高步天路自規行且避縈紆僻將求坦蕩情豈
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貞遠跡如違險修仁在履平始知
夫子道從此得堅誠

增墓誌唐杜牧宣州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曰公諱溫字
弘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辭自宰相下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先生是宜避耶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
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
撫州司馬僊韶院樂官尉遲璋授光祿長史晏平以財
膠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竟以康州還
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
郎官於內殿悉疏莊恪過惡欲立廢之曰是宜爲天子
乎羣公低首惟公獨進曰陛下唯一子不教陷之至是
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七

廉潔威嚴

明恕

廉潔

原左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二君矣而無私積
國語曰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故也成
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
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
者而我取富焉是懟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吾逃死非
逃富也 **增**事文類聚曰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
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

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原楚辭云寧

廉潔正直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增史記曰太倉

公淳于令有罪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里中

皆稱其廉平

原漢書云尹翁歸爲扶風大治常以三

輔最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謹退不以

行能驕人甚得名譽病卒家貧無餘財天子賢之賜金

百斤奉其祭祀

又曰公孫弘爲丞相食一肉脫粟飯

故人賓客來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薛宣爲馮翊池

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獨受囚家錢六千

立不知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舉廉吏獄掾

王立家私受財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

愍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也

後漢書

曰李忠字仲都東萊人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

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

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

之 又曰楊秉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

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又曰羊

續爲南陽太守時郡內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

食車馬羸敗 又羊陟傳云陟爲河南尹計日受俸嘗

食乾飯茹菜而已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人爲姑臧

長奉母極求珍膳妻子但食蔥菜爲衆所笑謂之弱劣
嘲奮曰置脂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也 又曰祭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
財身衣韋絺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 又曰
郭丹爲司徒名爲清廉視事五年卒賜送甚寵百官會
朝詔問丹家時宗正劉匡對曰郭丹爲三公典牧州郡
田畝不增 謝承後漢書云高弘字武伯爲琅琊郡悉
出舍中供設付外冬坐羊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
又曰羊茂字叔寶爲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坐丹板
榻常食乾飯出界買鹹豉妻子不歷官舍 又曰隱遯

字公向爲徐州刺史以小釜十日一炊 又曰朱寵字
仲藏爲太尉家貧脫粟飯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米皆
不敢當之 華嶠後漢書曰樂松家貧爲郎常直宿臺
上無被食糟糠明帝每入臺輒見松問其故而喜之
東觀漢記曰黃香字文強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
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
及到頗有即撤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絕客
張璠後漢紀荀爽爲三公食不過一肉脫粟飯坐皮褥
陳留耆舊傳云高順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草
屋蓬戶甕圯無儲也 魏志曰司馬芝爲河南尹及卒

家無餘財 又曰吳質爲荊州刺史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三年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 吳錄云袁傳字君游吳人太守黃君高其德行舉孝廉爲尚書郎遷左丞出補江陵其女英得壞牆中珠璫百餘枚傳書上之詔以賜也 晉春秋云晉武帝謂胡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父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父也 晉書鄧攸字伯道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如初到也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息素食 又曰魏舒爲司

徒所得俸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又曰王敦籍周顗家收得素簾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世說云周顗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住王丞相往見之暴雨卒至舫船旣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也 王隱晉書劉實傳云實性冰清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 晉中興書云吳隱之廉潔過人爲廣州刺史州北界有一水名貪泉父老云飲此水皆使廉士變貪隱之始踐境先至水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逾勵 又曰褚裒字季野爲江州刺史每崇清約雖居官恒使私

僅樵採 又曰阮放爲吏部郎在銓管文甚有稱譽性清約不治產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王導以其名士供給衣食 又曰庾冰臨卒謂長史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殮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世以此稱之 荊州先德傳云呂乂爲尚書令躬親萬機清白廉素不畜婢妾無車馬之好以節儉自守 會稽先賢傳云董昆清約守貧補大司農坐無完席 會稽典錄云陳修字奉遷烏傷人爲豫章太守十日一炊 又曰徐弘爲右扶風都尉家無餘產妻紡績也 京兆舊事云長安縣孫農家貧爲郡功曹十月無被有

蒿一束暮臥其中旦收之 宣城記云涇縣吳矩時爲廬江太守有清稱徵還船輕載土時歲暮逐除者就乞所獲甚少矩乃語之逐除人見土而去 **增**後周書曰韋夐至延州見兄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惡其華飾乃乘舊馬以歸 又曰江陵旣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密遣使檢閱唯見文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利干義 事文類聚曰隋趙軌或作範爲齊州別駕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悉拾還其主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

後爲原州司馬在道夜行馬逸入田中暴田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 問奇類林曰趙軌爲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以餞公 唐書曰張元素仕隋爲景城縣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千餘請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 冊府元龜曰唐李太亮太宗貞觀中爲越州都督在州寫書數百卷及去皆委之解宇 又曰蘇頌爲禮部尚書知選事性廉儉所得俸祿推與諸弟或散之於親族 又曰盧懷慎爲黃門監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祿隨時分散家無餘蓄 又曰李勉

代宗大曆中爲廣州刺史前後西域舶泛海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簡閱故末年舶至者四十餘 又曰馮伉貞元中爲膳部員外郎澤潞節度使李抱貞卒充弔贈使抱貞男遺伉帛數百匹不納又專送至京伉因表奏固請不受 又曰陸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四方賻贈爲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 又曰柳公綽爲渭南尉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飲不過二器歲稔復初 又曰郭承嘏尚父子儀曾孫爲刑部侍郎自殺之後家無餘財喪祭所費皆親友供給而後具 又曰令狐楚爲宣武軍節度

先是汴州主帥始至率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悉以歸公府由是汴人愛其廉 問奇類林曰裴寬潤州參軍一日刺史韋說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 又曰郭崇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旣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 又曰後唐趙光逢爲相嘗有女真寄黃金一鎰于其室家并屬亂離女真委化於他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官觀其舊封尚在 訓鑒曰太宗在晉邸聞劉溫叟清介遣使齎錢

五百千遺之溫叟受賜令吏封書而去明年視封識宛然還白太宗太宗曰我錢不用況他人乎 問奇類林曰包拯守端州歸僅持一硯至中流風濤暴起拯即舉硯沈之濤頓止 又曰曾鞏知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又曰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又曰林孝澤居官以廉平稱臨清漳一夕視事竟有持燭送至闌內者孝澤曰此官燭也何可用之私室亟命持去 事文類

聚曰李伋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 續問
奇類林曰豐公慶英宗復辟參政河南復擢本省右轄
廉聲大著風裁振郡邑有一知縣簞簞不飭聞至大懼
乃以白金為燭饋之公未之省廳子以告次日謂知縣
曰汝燭不然盡出之以易可然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
去

廉潔二

原瓦器 桑杯後漢書云杜密穎川人字周甫為六卿
為太常身處上卿而布 壺飧 索衣傳趙衰以壺飧
其廉直不忘君也 王吉世名清廉好車馬衣服鮮明
而遷徙去處不過索衣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世傳

王陽能作 披絮 遺絲吳隱之為中丞冬月無被常
黃金也 屏風坐無簾席 袁毅多違公例常遺山濤絲百斤濤
不欲異於時受之毅事露凡受賂皆見推驗取絲付吏
積年塵埃并封 布被 布裘王良為司徒司直妻于
印並如初也 吳蔣欽字公英以戰功遷溫寇將軍權常入其堂內母
疎帳縹被妻妾布裘權歎其在貴守約即救御樹為母
作錦被改易幔帷妻 載黃土 壞烏帳洪規罷會稽
妾衣服悉皆衣錦繡 人知其清乃以數船載黃土而歸 謝尚字仁祖為江
夏令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
士襦 為人廉直 治身清素漢書申屠嘉傳云文
人廉直門不受私謁 魏志王觀傳云觀為南陽 儉
太守治身清素率下以儉僚屬聞風莫不自勵 儉
約自居 清修自守晉中興書庾冰傳云冰天性清慎
正冰怒捶之市絹還官 南海先賢傳云劉盛作 震
政術部 尉監領約卷一百一十八 廉潔

畏四知 秉去三惑 後漢書曰楊震為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茂才除昌邑縣令震復

為東萊太守路經密境密夜懷金十斤奉公曰不受密曰無知莫若於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

密慙而退贊云震畏四知又曰楊震字升節為子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贊云秉去三惑

常步行 妾無副服 漢書蓋寬饒為司隸子常步行自

也 諸葛亮答李嚴書云吾受賜八千斛今畜財無餘妾無副服

渭水 孟嘗為合浦守清白政行先珠去復還 三輔決

然亦 不虧其義 能潔其身 不虧其義不虧於已

戒子不受送遺 妻子不入官舍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

送遺汝慎勿受 何並為潁川 清德 素誠 苦節 清規 冠冕

榮身 冰霜潔已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當官而

行 潔已以進 清白立身惟賢所尚 廉貞厲俗雖

矯何傷 守冰壺之潔人且畏知 甘塵甑之貧財毋

苟得 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 告以矯誣今見夫惑

者 增無餘財 無濫積 冊府元龜曰唐竇威為內史

又曰晉李德玩領荊州卒于 無正寢 不理垣府

鎮家又曰溫彥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元龜曰溫彥博為中書令家無正寢及卒之日殯於別

室以廉儉自處為 衣蒲練 乘欵段 自居顯要一不交

家不理垣屋 通自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

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 冊府元龜曰李懷遠以兵

部尚書知東都留守懷遠清簡常乘欵段馬豆盧欽望

謂之曰榮貴如此何不驂駟曰此馬幸免驚擲何假

別 衣綠袍 上白金 冊府元龜曰薛平為浙西觀察

求 政府部 貞潔 廉潔

貞潔 廉潔

貞潔 廉潔

貞潔 廉潔

年不易 又曰晉高漢筠至燕在襄陽有薛吏常課外
獻白金二十鎰漢筠曰吾有正俸此何用焉以狀上進

欲解縹

潛織簾

縹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薄寺卿顧協清介為廷
唐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廨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敞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毀池觀

散音樂

觀堂皇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書郭子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五疋

有車一乘

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
相凡四十餘年相繼乘馬五匹皆及敵

帷

彙苑詳注曰

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送車
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

先人

擺袖却金

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為德宗時為右拾遺從
應執誼乃探懷中金以納夏卿袖夏卿驚擺袖引身而

去 冊府元龜曰皇甫無逸貞觀中歷同州刺史每按
部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遽抽刀斷

衣帶以 有馬一疋 受紙百張 冊府元龜曰朱敬則
為柱 又口杜暹為婺州參軍將歸州吏以紙三萬餘

茶 自北史曰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守樂陵五月中
欲貢新果至門問知相顧而去 冊府元龜曰陸贄為

鄭曉還茗 問奇類林曰王璵字器之洪武末以賢能薦
謂內子曰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撤而瘞之稱埋羹

太守有餽金績問奇類林曰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
官有餽金績問奇類林曰鄭端簡公曉官文選時里中仕

政術部 尚書貢納卷一百一十八 王璵埋羹
政術部 尚書貢納卷一百一十八 王璵埋羹

拜君惠頃入內詢 恐累歸擔 思便行裝 續問奇類

有餘茗心謝尊意 齋立朝不市一物 飲冰食藥 鼓琴看

右丞赴任只攜三擔 思便行裝 飲冰食藥 鼓琴看

鶴白居易詩曰三年為刺史 飲冰復食藥 唯向天竺山

運出行部內唯攜一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一琴坐則鼓琴看鶴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以纂淵海曰有勸岑文本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元龜曰晉安元信歷數任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二千石晉安元信歷數任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本無文經武略遇提郡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有積貨置產為豚犬 何得言產業 安有為豚犬

唐介不買珠 棠苑詳注曰韓公武卒帝遣使者至其

帝善之至牛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

為關吏所搜奇類林曰唐介倅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

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果然 祿

俸皆遺親黨 虜獲悉分士卒 冊府元龜曰李勉在相

黨身沒無私積 又曰羅士信為新安道行軍總 崔

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為常身未嘗自取 崔

與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 楊長孺守閩靡侵公帑

之毫釐 鶴林玉露曰楊伯子誠齋家嗣其師番禹將受

年杆了鬚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七下戶輪租有詩云兩

膏留放小民家真西山入對上問廉吏即以趙正夫為

對翼日又奏臣昨所奏廉吏未盡如崔與之出蜀唯

載歸艤之圖籍楊長孺之出關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

今之廉吏也

廉潔三

以廉為本 周禮小宰職云以官之六計辨羣吏之治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廉潔三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增自檢斂

也

汝必無受其地

可長有也

案寢丘縣名

公以儉矯之

史記云公儀休

其家織布好而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

將枉於法

武子曰季孫於

謂忠乎乃舍季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

弘傳云弘為

封侯身服布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

厭

漢記云張湛

乘折轅車

觀

在職公廉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

之馬

增民之表

漢文帝詔云

原身服布被

公孫

布被似詐

公倖祿甚多然布被似

弘傳云弘為丞相

封侯身服布被

詐弘曰誠

中弘病也

不厭

廉潔下士

漢書云趙廣漢廉潔下

厭

漢記云張湛去蜀郡

乘折轅車

觀

罕子罕勿受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其實不如人有其寶也

釋名云廉斂也

汝必無受其地越荆之間有寢丘其子曰我死孫叔敖將汝

可長有也其子受之至今不失叔敖可謂以不利為利

案寢丘縣名後漢改為固始祠

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又晉書

劉超為中書舍人治身清苦衣不重帛

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

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曰欲令農士女工

安所讐

其貨乎

之惠必有下人之色色下於人

將枉於法枉則免於相矣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謂忠乎乃舍季孫國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

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撫吏民不
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成都鎮撫吏民不
與民爭利東觀漢記宋弘為司空當受俸得鹽令諸生

不與孤寡爭粒

語林何弘字次道揚州常有橋米以賑孤寡乃有十萬斛餘存於治中面

見帳中人空索求糴此數萬斛付帳下何公以儉化
俗謝承後漢書趙咨傳云咨為東海相人常席羊皮

後漢李恂字叔英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蒟蘇悉
付從事一無所留以清儉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

食不二味

清約率下食不二味乘柴車後漢趙壹

時諸計偕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柴車草屨露宿其
傍延河南尹羊陟前坐于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

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長食

乾飯謝承後漢書左雄字伯豪為冀州刺史不舉煙火長食乾飯恒食乾糧會稽典錄

云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臘臘以步擔上

不起同僚飲食虔請不一往其志操如此

下吏常步擔上下陳修家貧為吏恒食乾糧每至臘臘以步擔上

俸不然官薪又曰陳修為豫章太守每月受俸米不受

食麥飯謝承後漢書豫章太守度字食豆浮恒階傳云

太守俸盡食豆浮上數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

戲曰卿家醬頗得咸否常取赤米後漢第五倫為會

布受俸常自斬芻妻執爨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取赤米自斬芻妻執爨又曰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曰君了修不階上儉不逼下豈尊臨千臥麤布被

里而與牧園等庸乎未可言中道也

後漢書劉寵傳云劉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寵為司徒臥麤布被劉寵各受一錢又曰劉寵為會

將作大匠送寵寵為人選一六老叟人各布衾敝

齋百錢以送寵寵為人選一六老叟人各布衾敝

又曰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往郡舍續閉門不

內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祗稠鹽麥數斛而

政術部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案說文曰祕短衣也廣雅曰即襜褕也

凋穿敗糊紙補之謝承後漢書云羊續字興祖太山

受魚懸之儉又云羊續為廬江太守半月一炊云

之於庭少枯魚以三月望餉鯉魚太守續好啖魚府丞焦

子又云羊續為南陽太守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妻

郡送也 在朝清廉東觀漢記郭丹傳云丹為家無

遺產後漢書郭丹為司徒而廉讓率下東觀漢記鄧

太尉在位清白衣敝履穿會稽典錄云徐弘字曜通

無餘產衣敝履穿妻子衣不周身豫章彥士傳云羊

遺之布被衣褲皆不受 憤毀不改膠墨傅之謝承

書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憤毀不改膠墨傅之

子又曰巴祗為揚州刺史在官不然官燭又曰巴祗

史夜與十對坐處暝食不重肴劉虞食不重肴藍縷

緇張盤取柑付外謝承後漢書云張盤為廬江太守

七歲就取一枚與之盤奪清廉見稱又云丹陽張盤

兒柑曰何故行賂於吾子齋金還奉字仲宗為廣陵

清廉見稱為廬江太守京齋金還奉字仲宗為廣陵

守舉孝子吳奉為孝廉奉齋金為禮冀閉門不受而奉

以囊盛金夜投冀園中而逝冀追不及齋金至廣陵還

奉遺錢不敢拒閣內埋之公為鉅鹿太守寶之子家

貧為郡功曹其將軍馬防聞名餽錢公廉不受私謁

四萬晨不敢拒受而埋之閣內公廉不受私謁

東觀漢記楊震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

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

帝監貢卷之二十一

廉潔

吏子孫以此遺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

入懷後漢張奐遷安定屬周繹廉吏傳云觀漢記周繹

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坐無完席後漢薛博字

長史坐復無完席妻謂博曰君為長史既無俸祿給清

俱子孫東觀漢記高翔字季迴以儒學徵以清為基

白見稱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見稱

陳留者舊傳云高順為東萊太守其妻謂之曰君累宰

守積有歲年何能不少為儲蓄以遺子孫順曰我之勤

身以清名為之基以二許允清吏郎明帝望其衣敗

千石遺之不亦可乎趙儼為驃騎義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吏曰清趙儼為驃騎義手上車魏略云太和內舊置四

無不因取之趙儼自征乘薄笨車又云時苗始令壽

西徵為驃騎義手上車乘薄笨車春乘薄笨車黃特

謂主簿曰令初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露宿

樹下會稽典錄云魏孟康字公休為弘農太守時出案

傳露宿樹下將麤衣惡食魏志司馬朗為兗州刺史

從不過十餘人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舉袖

軍旅常麤衣惡布衣蔬食列傳位布衣蔬食

食儉以率下布衣蔬食又國淵為太僕居舉袖

受金魏略曰田豫為并州刺史前鮮卑素利等密懷金三

官今案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胡去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

懷以納成賂今卿舉袖賣田自給魏志和洽字陽士

至賣田宅并日而食又云裴潛為兗州刺史而食胡牀

留以挂柱魏略曰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妻子衣食

不充魏志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妻子衣食

蜀志裴潛為兗州刺史常作妻子衣食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不治產業又曰鄧芝

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

產積及遺而留之

魏舒無宅

又曰魏舒字陽元領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意而無居宅乃僅

以俸秩散餘爲第一所一無所取晉中興書陶侃破杜弼應詹亦隨侃在軍城既陷者將競

取諸物詹家至貧而一無
所取莫不歎其清介也

張翕步還華陽國志張翕
字叔陽爲陰平

郡自乘二馬之官一馬死
馬病翕曰吾將去罷也
送錢數百萬悉皆不受晉

鄧攸爲太守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

命位極人臣家
子弟耕而後食
又曰祖述爲豫州

東史苑已務施不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creases and discoloration, characteristic of old paper. A vertical line runs down the center of the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binding edge or a fol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妻父馬襄陽者舊傳云胡宜字叔

有節妻不衣帛魏朝
方爲江夏南郡太守清厲

以其清班示天下
私假裝書綱紀白宜裝幾船納

陸紱拜尚書止有祓禱曰

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悉還官

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

名下不虛冊府元龜曰屈突通爲行單元帥長安
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

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
公清正奉國名下定不虛也

清郎緡聞奇類本云素
聿修爲尚書郎十

年未嘗受斗酒之遺
尚書邢邵呼爲清郎
再世清節
彙苑詳注云李元紇再世宰相有清節當

國累年未嘗改治
第宅僮馬敝弱
挺身而退
又云蘇瓌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當衝

要多富貴大賈珠翠珍玩之產承
前長史皆致數萬唯瓌挺身而退
景倩真清唐書云陸景倩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傳義疏卷之二十一

廉潔

六

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最
有吏言狀曰某許清景倩真清
為魯山令歲滿筭餘
一繼駕柴車而去
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慎矜慎名大理評事
白帝喜擢詳注云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
首奉法皆以賊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
阮洛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
以諷天下而無疾暴卒夫人崔氏止其兒女號哭曰公命未
盡懷慎無之四方賂遺毫髮不留與張說同為相今
生納山積其夫人尚存奢儉之報豈虛也哉及甯分公獲
十爐日夕為夫人之鼓鑄橫財我
無一焉惡可並哉言訖復絕
珍為廊坊節度使玢武臣為政
以清廉聞衣服飲食同於士卒
中為廣州節度先是番船到府節度
使以下爭以賤估其珍貨均悉不問
馬骨高詩云富

清馬
骨高
集有送詩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
官射利疾眾喜君獨否父老爭歎息此事古未有
布易錦幕希得曰吾起家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
唯啖
菜
寶為獻者皆却之
東歸纔圖書數卷
天鄉試初入境泊舟淮安有應試生暮夜
投潛叱之復懷重器置泥濘中經百
奇類林云摩尼寶珠置泥濘中經百
千歲不能染污以本體自堅淨也
摩尼珠問
廉潔四

詩唐皮日休七愛詩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
母遠之官宰邑無點疵三年魯山民豐稔不暫饑三年

政綱部

附錄頁卷一百一十八

廉潔

魯山吏清慎各自持只飲魯山泉只採魯山薇一室冰
蘖苦四遠聲光飛退居舊隱來斗酒入茅茨雞黍非家
畜琴尊常自怡盡日一菜食窮年一布衣清似匣中鏡
直如琴上絲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髭既臥黔婁衾定
立陳實碑吾無魯山道空有魯山辭所憾不相識援毫
空淚垂 于鵠贈李太守詩曰幾年爲郡守家似布衣
貧沽酒迎幽客無金與近臣擣茶書院靜講易藥堂春
歸闕功成後隨車有野人 宋魏野上知府寇相公詩
曰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鼎無地起樓臺
增誠唐姚元崇辭金誠曰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

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
潔爲將來之龜鏡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
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思請謁者咸悉苞苴者必辭爾
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
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
人不知莫若勿爲 又冰壺誠曰冰壺者清潔之志也
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
子冰壺之德也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
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
剥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

魚之貪餌必暴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庶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增碑周庾信大將軍司馬裔碑曰在朝四十一年身經一百餘戰凡任四郡歷八州未嘗以貨殖經懷去如始至渭南千畝之竹更懼盈滿池陽二頃之田常思止足身歿之日家無餘財素車白馬狹室崎嶇黃裳元甲堦庭反陋有詔冬官為營寢室朱邑祭醑無所漢后是以

賜金陳表妻子露立吳王為之開館 又太子太保步陸碑曰公諱逞字季明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闇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朝野稱之太尉楊震直推故吏之金涼州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無慙德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絕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得錢於道留持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其為郡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

墓誌唐杜牧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曰贈司空貞公

事憲宗皇帝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閒讌
獨言曰勁兵三千誰可付者崔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
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
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為陳許帥
增判唐王友方對父老送錢判曰負海名區攸稱越府
濱河大郡爰指滑臺旁連射的之巖俯帶灑舟之浦戶
千人萬實俟庶能露冕褰帷是資寬惠司倉之置水投
薤方取喻於龐參父老之賁物送錢乃報恩於劉寵漢
陽服其高義耶溪書以清風取之者不以為貪置之者
無聞於詭

恕一

原包荒

含垢

易言包含荒穢也

傳

觀身

順事

老子曰以身觀

矜不能

掩細過

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

參見人有細過

薄責人

不誅奴

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

歲與蒼頭共弩射

有容乃大

不欲勿

中則子死則恕不誅苟爽美之

子貢問曰有一

施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

作順施恕

尼禮

謂君子先人後己

仲

施於

先人後己

增寬裕

平恕

冊府

恕不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增寬裕

平恕

曰唐王珪自觀中歷侍中禮部尚書性寬裕

又曰馬懷

素為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等充

斷鞅折

十道黜陟使懷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折

政制

崇監貞觀卷二

三

足事文類聚曰唐楊行密善撫士卒嘗早出從者斷馬
物嘗使僮奴知馬蹄而不問
怒折馬足登知而不責
迪簡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者誤以醢進迪簡以景略法嚴慮坐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薄白景略請換之簡以景略法嚴慮坐重厚嘗有軍宴行酒
不忤物情乃還其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冀州刺史性寬恕
粟出私財以修之沈矜蠱道遺盜財冊府元龜曰史
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為江
其壘或發以告曰武尉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再思舉明經授元武尉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
裝速去恐為盜者所擒幸
行公文餘財盡以相遺
留公文餘財盡以相遺
行公文餘財盡以相遺
者誤遺失尚書聞喜縣公嘗令醫人合藥請犀角麝香送
馬鞍破令史已而懼潛窺公又有教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
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謂
酸俱碎

挺忽直問奇類林曰韓魏公在人名曰有人獻玉醃二
二醃俱碎吏伏地請罪公卓復以錦衣置其上吏誤觸
宋有閹吏碎吏伏地請罪公卓復以錦衣置其上吏誤觸
每聲問爾時視忽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
中丞問爾時視忽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范諷為
庖人使宰食指揮數四庖人使宰食指揮數四
灑筆富舉鞭孔帖曰婁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就案
乃灑筆曰墨汚爾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就案
都當著布直撥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咸儀
呵引其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稱名曰弱卒不曉所謂白
言不肖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弱卒不曉所謂白
其將道左公舉鞭竟去
伏謁道左公舉鞭竟去
元龜曰裴行儉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環寶蓄首將士願
觀之行儉因晏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
軍吏王休烈捧盤設出示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
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
政附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此
碎瑪瑙盤饋金石藥府
怒

有饋金石之藥者云嘗之矣登服之
發毒幾死訊之未之嘗也登無愠色
委以事亦察之而不詢其由問奇類
轉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
暇安撫未嘗壞一官負其間不職者
情擊甄琛酒沐元衡魏書云崔康為
競之子曰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
大就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
手不動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兒死使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田甲亡
官我滅而宗甲因肉祖謝安國笑曰
治乎卒善遇之遜齋開覽曰韓魏公
尼齋夜宿省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
曰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
豈敢以

為念不忍與之較
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
簡復入相對仁宗曰范仲淹賢者豈
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
犯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
惡池又曰寶元中司馬池知杭州時
釣償私費或謂公知號州池未謫時
池不忍與之較人稱為長者
醋乃可為相事文類聚曰婁師德弟
待其自乾又曰范質嘗謂同列曰人
乃相矣王旦送還寇準彥博上言唐
王旦為相寇準為樞密中書有事送
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坐旦送還樞
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樞
政術部
王旦送還寇準
彥博上言唐
介曰真宗時

特賞之

曰李沆爲宰相
叩馬獻書歷

後肆言曰居大
愧乎公於馬上

忤意又曰呂
指曰此子亦參

如不聞也

父得而怒曰有

親故觀過知仁
曰孔文舉爲北

進文舉聞

...

1

云張安世爲光

時有醉郎溺斃

使西域鎮撫于

師徐幹謂曰邑

府東曹掾楊戲

於公琰曰公與
不同各如其

公在荊州取以
令史受杖止從

豈以魚傷
石擲殺木胃

鳥傷人
本言

是解事僕射冊府元龜曰戴至德高宗朝為僕射與劉德已收牒省視老母前曰本謂是解斷獄萬七千人
又曰狄仁傑稍遷大理丞丞歲活無罪數百人又云李
恕詳正大獄活為田舍子李昭德考云妻師德體豐碩無罪者數百人
公曰吾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參罪不至死
又云實參常傾陸贄後參為李異所奏上欲殺之贄
死上言參為大臣罪不至死力救之乃得貶驩州司馬
非大過不榜責孔帖云吳湊僚吏崔公仁恕無枉
又云崔仁師為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逆謀有司
捕支黨累繫獄詔仁師按覆坐止魁惡十餘人他囚
悉原縱及赦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無愠顏終日無愠顏
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無異辭牧守遷轉是常府
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終日無愠顏

元龜云蘇良嗣為絳州長史以妻妹犯賊左遷冀州刺史妻妹事釋請良嗣初無恨色謂之曰牧守遷轉是常事不聞所已解持燭問奇類林云韓魏公琦帥定武時
累也他顧燭然公鬚公以袖揮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
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答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
燭矣武襄踵門謝威敏云狄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
儒為戲勃然曰點卒乃敢如此武襄為真定副帥一日宴劉
自若笑語益溫易歸方自悔則武襄已踵門求謝奈
何錮之於盛世拾官吏小過者輒顏色不懌曰天下諸路有攜
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頽然鼓琴又云趙清
都轉運出按部內唯攜一鶴頽然鼓琴又云趙清
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容民曾筆詩云容黑白不太分務容小人善惡黑白
不太分故小政術部
政術部

威嚴一

增左傳子產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韓非子曰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史記曰郅都者楊人也景帝拜都為雁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近雁門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唐書曰長孫晟討突厥突厥畏晟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續問奇類林曰蘇良嗣高

宗時遷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擇怪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冊府元龜曰將沈乾元中為陸渾監屋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沈竭心撫綏副元帥郭子儀每由其縣必誠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常有素士眾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又曰李鄘初為京兆尹遷尚書左丞憲宗元和初以京師多剽竊復遷為尹摧奸肅物威望甚著又曰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度肅然名重於時又曰令狐楚威儀儼整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

方酣有匪類偶至立命撤去筵席毅然語色 孔帖曰
劉栖楚改京兆尹峻誅罰不避權豪不閱旬宿姦老蠹
為斂跡一日軍士乘醉有所凌奪諸少年從旁譟曰癡
男子不記頭上尹耶 冊府元龜曰楊德幹歷澤齊汴
相四州刺史治有威名郡人為之語曰寧食三斗蒜不
逢楊德幹 又曰穆寧為鄂岳沔都團練時淮西節度
使李忠臣貪暴縱兵剽掠行者殆絕與寧夾江為理憚
寧威名寇盜輒止 唐書曰郝玼勇敢無敵在邊三十
年每戰得番必剗剔而歸其屍番人畏之如神贊普下
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番中兒啼者

呼玼名以怖之 名臣傳曰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
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
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彙苑詳注曰張忠定為崇陽
令一吏自庫中出鬚旁有一錢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
錢何足杖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之一日一
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劒下堦斬其首
申臺省自劾 談記曰元祐七年上祀南郊東坡公以
兵部尚書為鹵簿使上因太廟宿齋禮畢特至青城儀
衛甚肅忽有赭蓋犢車百餘兩衝突而來東坡呼御營
巡檢使立於車前曰西來誰何敢爾亂行曰皇后并其

國太夫人國婆婆某國太長公主也即於青城上疏勅之明日中使傳命敕有司嚴整儀衛

威嚴二

原還檄

解印

喬元字公祖治陳相羊昌罪梁冀私檄

發案益急

昌竟下獄

朱穆字公叔為冀州還檄不受

刺史冀部令長

間穆濟河解印綬

四十餘人彊項

斂手董宣少年為洛陽令

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曰云帝使謝車收格殺之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項云帝使謝車收格殺之

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曰云帝使謝車收格殺之河陽公主奴殺人與主驂乘

以避鮑永為司隸鮑恢為掾屬世祖曰貴戚且斂手

治東海

振南陽尹翁歸治東海明察吏人賢

行縣時有所取以警百吏人皆伏恐懼

文年二十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根為婚又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陽以他事召見立以主

收張

守盜十金賊殺不辜收縛立送獄威振南陽

輔執馬成

王尊為安定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身以率下無以身試法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無妨賢路孔子七日誅少正卯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振郡中一郡錢盡入輔家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陰氏每書囑延輒加笊二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日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亦謂曰汝犯王法云云竟殺之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畏子易言於衛侯曰楚令尹無威儀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威姦滑縮首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威嚴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威嚴教誨聞云云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第三條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威克厥愛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剛亦不吐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鷹隼始擊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梁冀驕奢

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勉正

如剛亦不吐 違彊凌弱 畏威稟命 違彊凌弱 非

京師語諸葛 屬縣聞周乘 京師為之語曰 司隸嚴直

諸葛師古注云 言周乘者 何久潤不相見 以達諸葛故也

史記云 威即上疾 乞解印 四屬縣聞 言交州邊域長

乘之威 威即上疾 乞解印 四屬縣聞 言交州邊域長

史記云 威即上疾 乞解印 四屬縣聞 言交州邊域長

山東為小吏時 寧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 成不

可使治民 上乃拜成 為關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 成不

者號曰 寧見乳虎 中累無值 寧成之怒 冊府元龜曰 唐王

志剛正 百僚畏憚 時人呼為 卑御史執 冊府元龜曰 唐王

法剛正 百僚畏憚 時人呼為 卑御史執 冊府元龜曰 唐王

第一條 百僚畏憚 時人呼為 卑御史執 冊府元龜曰 唐王

也 未嘗傷 而不 握 刀者 見其 有傷 也 故 立法 制 辟 若

握火 蹈刃 則民 畏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 魏謩

忌而 無敢 犯禁 矣 吏人畏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 魏謩

史糾 發奸 豪無 所容 貸甚 為吏 人畏服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 魏謩

為御史 中丞 彈駙 馬都 尉杜 中立 賊罪 貴戚憚 冊府元龜曰 魏謩

殺劉詡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誅張澄 冊府元龜曰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 為

日指畫 一言到上 問奇類林曰元宗嘗賜醢三日
吾白挺如雨不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
為理嚴為人所畏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繞場畫地
曰犯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毋敢犯者又曰
范純仁為諫官東隣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
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 草木知名 豪猾奉法
一言到上 吾輩不知死所矣 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唐書曰張萬福為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
所以褒也朕謂江南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
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 孔帖曰李頻遷武功令神策
士尚君慶通賊六年不口悍然出入閭里頻密捕比伍
與競君慶即縣之豪獨大為屏息盡條 族滅閭氏
宿要請於尹殺之豪獨大為屏息盡條 族滅閭氏
答殺廷芝 南史曰廷芝 鄧都者楊人也孝景時為中郎將濟
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閭氏首惡餘皆股
栗孔帖曰裴行立遷安南經略使范廷芝嘗休沐久
不還行立召之曰軍法踵日者斬異時 以一以聲
復然爾自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答殺之

能生能殺 王曰威以取十不能殺曰自攻之國必削能
敵之國必強 彈金吾李祐 殺牙將白約 冊府元龜
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
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
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瞻落溫御史矣
曰王龜宣宗大中中為同州防禦使有牙將白約者允
戾滑譎前後長史皆為姑息龜知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云月給虧損遂擒揚言者詰之曰白約所教也遂擒殺
之 慈母有敗子 嚴家無格虜 有敗子而嚴家無格
虜者何也則能 答殺奉宸家婢 杖殺神策小將
罰之加焉必也 元龜曰魏元忠檢校雒陽長史號為清嚴時奉宸張易
之威震海內縱其家婢多所請托元忠答殺之 下詳
人注意此 樓季弗踰十仞 盜跖不搏百鎰 韓非子曰
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
政術其法而嚴其刑也 史記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
鼎鑪類例卷一百三十一 威嚴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盜跖之欲役歡笑者不及

叱咤之選用誘說者未若刑戮之齊抱朴子曰六軍

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歟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

威嚴三

桃李不潛掇韓子云子不敢飲羊孔子家語仲尼

朝飲羊增以姦民治商子云以良民治必至今異俗

薄愛又云母厚愛處子多善用嚴也大怒之威陸子

人之好色非脂粉所能飾大非斤則斧賈誼治安策

怒之威非氣力所能行也云屠牛垣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

至於競解之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

權勢法制制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體解也不

壞一爐論衡云淮陽鑄偽錢吏不能禁汲黯為太守

折之以武乃始設鐵論曰當此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也號為蒼鷹號漢書都尉目而視號曰蒼鷹號

為取龍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不舍郵亭漢

霸為名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霸為名益部耆舊傳云張則兄弟有令

民有欲請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

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與

書霽威丙吉與書揚州刺史相善其言為霽威嚴霽止也

感愧自殺謀反期字次公為魏郡守督賊李熊弟陸在外

奏二千石必先露章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

威嚴威嚴

先露立服罪者為除虧免之而
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
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
驕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皆斥羅諸病吏白巾
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
當順天氣
署東部督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
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威嚴霜之誅據部渠有其
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受職贊曰誰也文曰霸陵
杜穉季實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
計吏問前後太守能否樊顯曰堪
昔在蜀其仁足惠下威能討姦
威能震敵
恒陽守
誅暴立威
東觀漢記朱
斥佞畏威
又云朱暉斥遠
王甫死杖下
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奏曰甫
曹節等權勢因收送洛陽獄云云
以雷霆
論云
郡縣聞之莫不震慄
張璠漢記云
廣聽何為而垂惟乎云云
破柱取張朝
為司隸李膺
界高塞車轡曰刺史當遠視

尉時張讓兄弟為野士令貪殘無道間膺厲威嚴逃還
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率將吏卒破柱取
朔付洛陽獄受
辭畢即殺之
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羅衡為萬年令
公卿憚之
漢書陳咸為御史中
總領州郡奏事課第
吏如良鷹
趙勤
好學為郡督郵鄴令及新野令皆不遵法
勤入界遣吏陳罪還印綬去桓虞歎云
嚴刑必斷
應劭云王章紕上
姦慝自彌
黃尚為司隸
二千
石阿縱皆舉免之
魏志賈逵為豫州刺史致竟其二千
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
民不敢欺
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于刑罰民
聞者折節
游子弟王澄謝鯤為尚書令時賈
不欺欺
於朝曰恃理傷教罪莫斯甚
舉朝憚之
又曰下壺為
欲推秦之聞者莫不折節
盜柳植于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
柳樹何因盜
盜柳植于已門侃見駐車問曰此是
威嚴

武昌西門柳何因盜之施惶恐**增**民之父母周書云惠者民之仇

望風畏憚冊府元龜曰權萬紀為西韓州刺史太宗以

在以其望風直稱祐聞少遊悔懼又云實參代宗時為大

州節度使陳少游驕蹇不郊迎令軍吏不避權貴又

傳問參正詞讓之少遊悔懼促詰參

實參為御史中丞不威望特振又云李絳為御史

惡少遁去孔帖云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

皆望風權邪憚其嚴勁冊府元龜云韋弘景為吏部

勁不知書又云劉贊領宣州不知書惟立擒而鞭

之又云王起鎮蒲州有豪民怙未嘗輒貸孔帖云王

令豪強犯法以威重見稱冊府元龜云李萬為太常

未嘗輒貸

風儀秀整皆以威重見稱

威嚴四

增詩明李東陽殿上戲詩曰殿上戲丞相嗔丞相勿嗔

吾弄臣臣可弄不可狎節使不來臣已殺君王有道臣

職遂細柳營中親按轡

增碑周庾信兗州刺史宇文公神道碑曰公諱常字子

元四方雜俗天下殊風以君庶能使為觀察馳傳擁節

揚鈴持斧既乘驄馬仍被繡衣羣盜累足貴戚斂手鄉

亭留宿幸無歸忌之疑公車奏事寧有反支之日

增墓誌唐孫述太子舍人王公墓誌銘曰公諱無競字

仲烈恩澤侯張昌宗位極大官寵震羣后公著書東觀與之聯事未嘗暱就色莊見憚長孺之抗禮將軍曷足議也公嘗執簡中禁司察班位時三事大夫有族談錯立者公進而言曰朝有著定所以道威儀邦之具瞻所以昭軌物不遵不恭不敬不從其可是耶則肅然從列

增題明蘇伯衡題鄭宣撫墓誌後曰公宣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除少保來謝語主閤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猶都統制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

惶恐聽命

明察一

增史記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西門豹爲鄴令民不敢欺漢書曰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後漢書曰周紆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陰察其口眼有

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猶知誰載橐入城者門者對
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人莫敢欺者橐
苑詳注曰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雲錄其妻而無所
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
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齊書曰于仲文字
次武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
俱認州郡久不決益州刺史韓伯攜曰于安固少年聰
察可令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乃令二家各驅牛羣去乃
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差

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責杜氏服罪而去 天中記曰
尚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赤青
痕南公以指捏之曰乙眞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櫟
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置膚上以火熨
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
耳 唐書曰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權知侍
郎事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坐被放乃密與令
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擬受官後即添
成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
有丁士者哉此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爲神明 孔帖曰

權懷恩擢萬年令賞哥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

明察二

原外寬內明 進善黜惡 前漢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

魏志徐邈立學明訓禁厚華斷浮祀進善黜惡風化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

民不能欺 吏不容姦 欺與略蜀志諸葛亮吏不容姦

獄無冤民 官無停事 恭書云客館曰應璩與母丘仲

事 不疑收方遂 丙吉議小兒 元前漢雋不留實官無停

謂衛太子京兆尹不疑叱從吏收縛按夏陽人姓成名方遂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常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即詐自稱請關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

市風俗通曰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為妾

交接而生男其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兩吉言曾聞真人

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其試之時八月取同

寒又並日中行獨無影人咸服 **無寬者** 輒知之

冊府元龜曰田仁會麟德中遷右金吾將軍強力疾惡晝夜巡警絲毫越法略無寬者又曰姜晦為吏部侍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吏與選人交通及晦

領選事盡除之大開銓門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召問莫

不首 乃其繼 實非盜 冊府元龜曰晉安重榮為成

服其子不孝者重榮抽劍令自殺之其父泣不忍其母詬罵仗劍逐之重榮問之乃其繼也因其父泣不忍其母詬

斃又曰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為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三十斤詣京師寄人停止無何失之詣縣詢問主人

遂自誣服慶召問賈人曰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曾與一沙門酣飲醉而書寢慶曰主人非盜也

彼沙門乃真盜耳即遣 擊羊皮 驗猪口 惠轉雍州

吏逮捕盡獲所失之金

政術部

刺史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爭一羊皮惠
 遣爭者出顧謂州網紀曰此羊皮可知主乎無答者惠
 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張舉為得其實矣使
 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罪吳錄曰張舉為句章令有
 妻殺夫因燒舍詐稱火燒夫死諸官妻不承舉遂取猪
 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大口中
 無灰妻必記主名乃探他書冊府元龜曰李晟為
 伏其罪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其事雖斷養小善必記
 察每理軍又曰王諤為淮南節度使有遺匿名書於前者
 主名內釋中先有他書雜之及吏退諤乃探取他書焚之
 人信其匿名者焚也既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按
 驗下吏以人皆自勸吏畏其明冊府元龜曰王忠
 為神明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
 名以罪曹吏人皆自勸又曰韋寂仕梁為吏部郎中復
 判南曹吏自持量衡必設鉤距冊府元龜曰洪荆湘
 畏其明觀察使知人疾苦每遣人糧肉令自持量衡以致之以
 絕吏之更易又曰劉栖楚為京兆尹推抑豪右事無

大小必知其有姦故以此屬韓非子曰子產嘗晨
 設鉤距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凡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
 已死於所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
 詠守杭不哀而懼是知其有姦也問奇類林曰宋張
 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則以死子方三歲乃命壻主其資而
 果以此財為壻持書諸府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勿
 其則三與壻而七與子死汝手矣乃命以野父爭雞

二人挾絹南史曰傅峻為山陰令有野父爭雞問何
 食豆者魏書云范為浚儀令有二人挾絹於市互

色於是擒之密送女奴掩捕少年若水為同州推
 服其罪焉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鞫之

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訟於州命錄事鞫之
 應死州官以爲得實若水疑之留其獄一曰諸州密送
 女奴於知州所引父母示之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

悉破械縱之。又曰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邨民家宿門外夜中有盜入其家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去僧見之因夜亡去走草中忽隨得之并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獄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井中執之詰縣掠治僧食於獄成獨敏中乃此邨少不獲疑之因密使人訪其舍掩捕之案問具。更究寡婦使收門士曰曹據字服一府以爲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怒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寡婦自誣獄當決值據到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實。又曰據入爲尚書郎轉洛陽令時天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據使收門士衆官咸謂不然據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批押利病未嘗差舛。剖析詆欺無不詰之果然耳。彰敗。未開府元龜曰吳奏貞元中爲京兆尹據吏等以奏呈冀免指摘奏每閱視必舉其利病而批押之未嘗分毫差舛。又曰王播元和和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簿牘鞅掌剖析如流點吏詆欺無不彰敗

明察三

原先王求明察之官

左傳云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詰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有爭心也

情僞盡知

又曰民之情僞盡知

咸稱神明

黃霸

識事聰明吏民不

厥德文明

州東觀漢記郭賀爲荆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

表章善惡

廣州先賢傳云

謂之神明

後漢度尚除上

峻

明於發摘姦非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

謂之神明

峻

吏人謂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

謂之神明

峻

江有子胥之神明

枉訟理察

後漢張禹初拜揚州刺史

謂之神明

峻

爲政清明

陽令爲政清明

號爲神明

在事清明

帝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

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
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
後選簿亡外多偽冒柄鈞
判所有條吏氣奪號神明
持法令敢誅人不敢欺
殺盜賊一哀
不欺
利病洞知
實財穀耗登民之利病無不洞知

明察四

增論唐李溫三不欺先後論曰子賤事衰亂之魯而邑
偏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
顧之遺黎惠訓不倦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
愛是則不求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
間而靖共爾位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誠懸是則
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際而克
脩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克其柔威克厥愛權之
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
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
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
也不敢欺者嚴威允濟是曰能刑五霸之吏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明察

